

逻
各
斯
l o g o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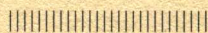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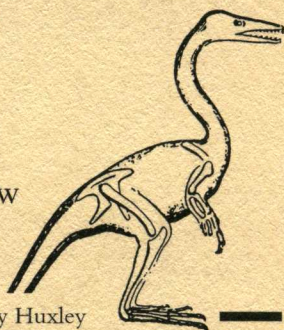
科学和 希伯来传统

[英]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 著

石左虎 | 译

Science
and
the Hebrew
Tradition

Thomas Henry Huxley



纪念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天演论》作者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诞辰190周年
中文版首发
发现科学比科学本身更重要

梁兆正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

小庄

果壳阅读创始人

联袂
推荐

感谢
上海自然博物馆
大力支持

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门学问，并且尽可能深入地择一钻研。——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上海人民出版社

逻
各
斯

l o g o s

科学和 希伯来传统

[英]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石左虎 译

Science
and
the Hebrew
Tradition

Thomas Henry Huxl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和希伯来传统/(英)赫胥黎(Huxley, T.H.)
著;石左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逻各斯)
书名原文:SCIENCE AND THE HEBREW TRADITION
ISBN 978-7-208-13060-9

I. ①科… II. ①赫… ②石… III. ①科学哲学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8902 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霍小骞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科学和希伯来传统

[英]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著

石左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200,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060-9/B·1123

定价 55.00 元

历史是昨天的记忆，也是明天的永续。经典著作是历史的铭文，博物馆是历史的智库。上海自然博物馆今天以新的容颜面世，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和喜爱，说明经典与时尚不是冲突，而是融合。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根——始于1868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说明东方和西方不是零和，而是兼蓄。本书成卷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诞生同处一个时代，她的中译本的出版和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开放同处一个年份，这既是巧合，更是随缘。万物的诞生和演化既有偶然，也是必然，演化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驱使；本书贯穿始终的“思想”和“方法”是我们观察事物、认知世界和思考未来的两个“基点”，是认识自然演化史、人类发展史和社会进步史的方法论。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 / 研究员 梁兆正

在中国，因为文化和教学体系的缘故，质疑达尔文演化学说者可说寥寥，尽管得其精髓知其奥义者也同样寥寥。19世纪的“科学人”赫胥黎所撰写的这本对照希伯来文化和近代科学发现的著作，对国内读者最大的意义应该是，它让你去思考如下问题：在经典典籍（可以是来自任意一种文化，不限于希伯来世界）和事实证据之间，你该选择站在哪一边？我知道我永远会选择证据。

——果壳阅读创始人 / 作家 小庄

译者序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中国人最早知道和最熟悉的外国人名之一。1898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严复出版了译著《天演论》，让国人认识了赫胥黎这位英国科学界的权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优胜劣汰”等警句为人们所熟知。今天，《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的翻译出版是循着严复给出的方向在赫胥黎著作中继续进行探幽的一个行动。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年5月4日出生于伦敦，逝于1895年6月29日，而本书出版的2015年正值他诞辰190周年，逝世120周年。生活在19世纪英国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值得生活在21世纪中国的学人学习的方面很多，在治学方面他真正做到了博大精深，他是19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在生物学领域造诣很深，虽然他没有生物学专业学位，因为他年轻时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设生物学专业，然而时代造就了这位19世纪伟大的自修者。

1894年，赫胥黎出版了他的《赫胥黎论说文集》(Collected Essays)，共9卷，分别是：《方法与结果》(Methods and results)(第1卷)、《达尔文主义》(Darwiniana)(第2卷)、《科学与教育》(Science & education)(第3卷)、《科学和希伯来传统》(Science and the Hebrew tradition)(第4卷)、《科学和基督教传统》(Science & the Christian tradition)(第5卷)、《休谟：附贝克莱研究助读》(Hume: with helps to the study of Berkeley)(第6卷)、《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及其他人类学论说文》(Man's place in nature and other anthropological essays)(第7卷)、《生物学的和地质学的论说》(Discourses: biological & geological)(第8卷)和《进化论和伦理学及其他论说文》

(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第9卷)。

读者可能会问：“你怎么会想到去翻译一百多年前出版的 *Science and the Hebrew tradition* (《科学和希伯来传统》)?” 那是因为译者永葆“向大师致敬!”之心。《科学和希伯来传统》是“向大师致敬!”的第二部译作，这是数十年休息日跑图书馆阅读、搜索所结的又一果实，一次愉悦的“捡漏”。前一次“捡漏”的结果是201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的《海因里希殿下》(Königliche Hoheit)；但，所有的“捡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都是和都将是有准备的行动，因为在已译的且发表的作品中，科学题材占了很大比重；欲翻译出版一本科学专著去超越以前单篇发表的科学译文，这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推动力。

2009年，全世界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150年。2008年《世界科学》杂志上刊出的“生物进化链条中是否缺少了一环”一文出自译者之手，该译文涉及古生物学、进化论等，在翻译此文时，确信这篇稿子一定能刊用，因为原作者揭示的科学问题太吸引人了——关于进化论有做不完的文章，一篇数千字的译文毕竟不能让人过瘾。偶然机会读到了德文版的《达尔文密码》一书，吃惊的是竟然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相信达尔文理论的。然该书作者的一句话很能深深打动人：“只有那些在情感上是愉快的、道德上是善意的以及政治上是正确的人才会去接受科学的成果和理论。”(“für Menschen, die 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und Theorien nur dann akzeptieren, wenn sie emotional gefällig, moralisch einwandfrei und politisch korrekt sind.”)于是当我从上海图书馆借阅的厚厚的似砖头的《哲学文库》(Treasury of Philosophy, Dagobert Runes 主编, MCMLV Philosophical Library 出版)一书时，发现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神学的演化：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1886年)(注：《科学和希伯来传统》第八篇)的片段收录其中。顺此路径，找到了英文版《赫胥黎论说文集》，其中第4卷无中文版；于是，2014年的5月4日，开始了“向大师致敬!”系列的第二部——《科学和希伯来传统》的翻译工作。

二

《科学和希伯来传统》是赫翁 1894 年出版的 9 卷本《赫胥黎论说文集》中的第 4 卷。全书分为序及 8 篇论说文共 9 部分组成。8 篇论说文分别是：写于 1880 年的“论扎第格(Zadig)的方法”(第一篇)、1881 年的“古生物学的兴起和发展”(第二篇)、1876 年的“关于进化的讲课”(第三篇)、1885 年的“创世说的解释者和自然的解释者”(第四篇)、1886 年的“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先生和《创世记》”(第五篇)、1890 年的“宗教之光和科学之光”(第六篇)、1891 年的“哈西撒德拉(Hasisadra)的历险”(第七篇),以及 1886 年的“神学的演化：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第八篇);其中“关于进化的讲课”中又有“关于自然史的三个假说”、“进化假说 中立的和有利的证据”及“进化的论证证据”三子篇组成;这样的文章结构,足以证明赫胥黎是 19 世纪达尔文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和捍卫者。

在《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神学和进化论之间的冲突,对宗教信仰和科学问题展开论述。

“论扎第格的方法”是本书的第一篇。据维基百科 Zadig 词条介绍,扎第格(Zadig)是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撰写的一部题为《扎第格,或者命运——东方历史》(Zadig, ou La Destinée Histoire Orientale)哲学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古巴比伦的哲学家。伏尔泰写作该书时没有将其当历史书来写,小说主人公扎第格之人为虚构,其事件情节亦为虚构,作者只是想通过讲述扎第格的故事间接地反映他所处年代的社会问题。为方便阐述问题,赫胥黎在“论扎第格的方法”一篇中引用了伏尔泰的《扎第格,或者命运——东方历史》一书中的的一些片段。虽然扎第格之人为虚构,但其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哲理性和逻辑性。

《赫胥黎论说文集》第 1 卷是《方法和结果》,第 4 卷《科学和希伯

来传统》的第一篇论说文是“论扎第格的方法”。可见，在赫胥黎眼中，研究工作，行进开始，方法为先，为第一步。这一观念充分表明作者对方法之掌握的重视程度。

1881年发表的“古生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本书的第二篇。作者首先是一个生物学家，精于比较解剖学，是无脊椎动物学和脊椎动物学专家。本篇是他对那时的古生物学发展状况的综论，文章直接涉及专业的生物学知识。然而，即使是一个生物学外行的读者，通过阅读也可以领略到这位19世纪英国科学家在观察和研究自然的实践中是多么地细致入微。他心细如发，观察敏锐，似乎能看出白光中的三原色。尽管从作者所在的那个年代至今，古生物学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今天我们阅读此篇仍然可见作者的崇实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在科学界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永远地那么有生命力！

关于自然史的三个假说、进化假说 中立的和有利的证据、进化的论证证据；这是本书第三篇——“关于进化的讲课”（1876年）的全部内容，作者着力阐述了进化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关键问题，也是第四卷全书精髓的体现。

对于生命的起源，即使在当代仍有很多人认定应归功于上帝，更不用说在19世纪了。一百多年前，欧洲强大的宗教力量与科学的力量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显然，“关于自然史的三个假说”正是这种较量的生动写照。当读到进化论之确立，读者会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觉，科学必定战胜神学，史实必定战胜猜测，知识必定战胜愚昧。

跟达尔文一样，赫胥黎也有幸获得搭乘军舰远航的机会。1846年他随英国军舰“响尾蛇”号远航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远航使他有极好的机会研究热带动物群和植物群，为他在比较解剖学、海洋生物学、人类形态学和古生物学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奠定了他成为生物学研究先驱之一的历史地位。他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解剖领域所作的贡献被誉为“具有持久价值”（of lasting value）。

“创世说的解释者和自然的解释者”、“格拉德斯通先生和《创世

记”是《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发表于1885年和1886年，是作者与英国政治家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在关于创世说之解释问题上经历的一场激烈的纸上辩论。

赫胥黎是一个好辩者，但他始终是一个用事实去雄辩的辩论者，他的论证方法甚至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在其一生中，辩论对象包括科学家、教士和政治家等。赫胥黎是一个善于诱劝的人，在他看来，用来登文章的刊物就是辩论场，而辩论场就像法庭，辩论围绕的问题就像是案件，证据不仅仅用于法庭；争论的结果是：道理越辩越清楚了。

“宗教之光和科学之光”是本书的第六篇，写于1890年。篇名从原文 *The Lights of the Church and the Light of Science* 直译而来，这里的 *Light* (光)，前者还用了复数形式；根据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2版)对 *light* 的汉译应该是“圣灵亮光”，复数形式的 *lights* 是指“诸多”圣灵之光，然有达尔文“斗牛犬”称谓的赫胥黎在这篇论说文中极力倡导用科学批评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世界，“圣灵亮光”象征宗教思想，科学之光是指进化论；正如达尔文在将进化论运用于人类起源时，为避免直接提及人类进化，他只说“光将投射到人类的起源”；这里的“光”也是指进化论，达尔文要说的是：人类的起源问题将由科学来解释。

“哈西撒德拉的历险”(1891年)是本书的第七篇，虽然有两万多字篇幅；但作者只是想证明一点：哈西撒德拉的历险不是真的，“大洪水灭世”不曾出现过。因为在赫胥黎的年代里，很多人仍坚定地以为哈西撒德拉的历险是可能发生过的。正如作者所说：“……迄今为止，针对哈西撒德拉的实质性质疑并没有阻止关于其故事的流传。相反，人们相信哈西撒德拉故事的所有重要方面均很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①“但

^① 此处原文是：... so far, the physical cross-examination to which Hasisadra has been subjected does not break down his story. On the contrary, he proves to have kept it in all essential respects within the bounds of probability or possibility.

是，一切都再次使人们赞同哈西撒德拉历险之说是可信的，它可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①为纠正人们把传说当成史实这一现实，作者通过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等地的古今状况的比较，根据对地质的艰辛探索的结果，提醒世人不要再“活跃愚昧”。

发表于1886年的“神学的演化：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是本书的第八篇。赫胥黎是一名科学家，一名生物学家，然而他自称自己是一个“科学人”(a man of science)，而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也就是以科学眼光看世界，不仅仅只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有所贡献。他不属于无神论者，但他确实确实是一位宗教的批评者。

在本篇中，作者论述了古以色列人的神学史、人类宗教史上诸多教派思想、人类的形形色色的崇拜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圣经》中反映的神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中广泛传播的神话等诸多领域中的现象；所有涉及的这些内容，作者都把它们“当作一个与重要的人类学问题有关的证据来研究”。近四万字的论文，简言之，讲述一种现象，即很久很久以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尽管相隔遥远，无法交流，文明发展程度相差很大，但他们均有一个倾向——崇拜神。行文中，可见作者知识是如此地渊博，思维是如此地敏捷清晰，论述是如此地缜密，逻辑是如此地强大。作者几乎没有因一个观念历史久而盲目崇拜——“我在讲话中将尽可能避免议论其客观真理或者谬误。据我现在的观点，神学被视为人类思维作用下的一种自然产物，它跟任何同样是人类思维作用下的自然产物的其他科学分支、建筑艺术、音乐或绘画等处于同样的自然条件之下。”赫胥黎的这一表述足以见得作者在辩论时的温和态度：即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在科学面前，权威也不是不可以挑战的，严谨的治学风格贯彻始终。

^① 此处原文是：“But here again everything is in favour of his credibility. Indeed, he may claim very powerful support, ...”

三

经典著作之所以被世人认作是经典，是因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所呈现的精神、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是经久不衰的；我们阅读时，不仅仅是了解知识，更要了解作者的思想和方法。

《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古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逻辑学、哲学、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古以色列文化、甚至是神学……翻译难度很大，即便是原作的注，也有很多，很繁琐，但为完整起见，并方便读者查阅，一个不漏给出翻译，有必要时给出译注，且尽量简约些。

另外，读者可以发现，当时赫胥黎在其讲演和论说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独创性，其思路即便在当今也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为体现这一特质，让读者欣赏到作者在呈现主题思想过程中所运用的表达方式的新颖、富有感染力和给人以愉悦的语言，翻译时，对小品词都不放过，因为这些承上启下的词是语句的关节所在。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赫胥黎论说文集》第4卷《科学和希伯来传统》的全译本，只是对原作序言部分稍微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又，为便于读者对照英文原文阅读，从正文第一篇始，每页侧边标出译文所对应的原著页码^①。

翻译《赫胥黎论说文集》第4卷《科学和希伯来传统》是一个大胆的选择，然而译者不敢妄为，一直诚惶诚恐，唯恐不能将作者的思想表达清楚。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桥梁，以字数论翻译能力好比论桥梁已通过的重量之总和；而以难度来论翻译能力则好比计量桥梁的最大载重量。译者和作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额头上冒的汗”，译者的使

^① 本书译自：Thomas Henry Huxley, Collected Essays Volume IV: Science and the Hebrew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New York 2011。

命在于语言转换，使一种思想能在另一种交流媒介形式下不失真。像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这样的科学权威，其思想深邃，语言极其富有情感，为把原作者的思想完整地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译者首先要做的是进入到原作者思维中，跟着原作者的思路走，而不是另辟思路。完美的翻译是把一岸的思想安然地送上引桥，使之平稳地通过正桥，再安然地从另一边引桥下到彼岸，其间不至于在“货物”过了“翻译之桥”之后有增减和质变，没有发生人为的“捎带私货”的事情。

今天，《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中译本这座翻译桥梁是否承载住了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思想重荷，是否在“货物”一次全部到达彼岸之前没有坍塌，这有待于赫胥黎研究专家、读者的评论。在此，由衷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感谢张晓玲责任编辑对本书不懈的投入。此书的翻译出版对本人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过程，虽竭尽全力，但学识浅薄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研究者以及读者不吝赐教。

石左虎

2015年5月3日

于上海广播电视台版权资产中心

前 言

一千多年以来，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程度和民众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一直坚信并极力主张某些被尊为经典的著作应该在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因为它们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权威性，其影响是其他著作无可比拟的。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始终将这些著作所反映的思想尊为无可争辩的真理，在人们眼中，无论经典作者有多显赫，真正的原作者都是神；正因为这些经典记载的是神旨，也就不可能有错误和蓄意欺骗存在。于是人们得出了如下富有逻辑性的结论：对在这些典籍中的任何陈述的准确性持否定态度的人，对在这些典籍中的任何命令的约束力持怀疑态度的人，统统被视为不止是一个傻瓜，更是一个渎神者。如果单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傻瓜或渎神者显然是慌乱中犯错；而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严重犯罪。

但是，如果这个最早用拉比(希伯来)语记载的教义有坚实的基石；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的《圣经》中每一个字都是神授的；*或者说，如果连要求听者或读者去理解每一句朴素无华的语言的提议也被看作是神旨(看来不可能将神的真实属性与任何其他意念调和)，那么势必加重信仰的承载。而且，经验已经证明，随着人类智力的增长以及人类已掌握知识范围的扩大，信仰的承载正越发沉重，且加重速度变得更快。

睿智者和受过适当教育的人现在越发不可能相信(如果原先是相信的)宇宙是以《创世记》第1章中所叙述的那种方式形成的；换言之，那

* “无论什么人说摩西只是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写了《旧约全书》首五卷中的任何一节，他就是否定和蔑视上帝的话语，”——巴比伦《塔木德经》中的“巴比伦犹太教公会”第99页，被引用于舒雷尔(Schürer)所著《犹太民族史》(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一书第2卷第249页上。《旧约全书》的《申命记》最后8节中关于摩西之死的记述，还有所有其他内容，肯定是上帝口授由摩西本人写的。承认先知灵感，困难在哪里呢？无疑地，这是一个完全无法回答的论点。

些人已经不再有可能(或者将不再有可能)由衷地相信《创世记》记载的宇宙起源说了;或者说,他们不再可能对《创世记》第2章中关于造女人的故事信以为真,不再可能相信关于上帝造人之后接踵而来的那场灾难之记述;或者说,他们不再可能承认在《创世记》第8章中所指的,即早在四千年前,由来自亚美尼亚或者库尔德斯坦的移民组成的陆上居民使大地重新开始有人类居住;或者说,他们最终不再可能按如下的信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有无数的恶魔出没于世界,它们占据着人类的居住地,人类可以用写于《福音》中的很多驱魔誓言将恶魔从人类的居住地驱逐出去。

但是,如果说关于(使《圣经》各卷得以写成的)完全灵感的教义有任何正当理由的话,那么写得极为繁冗的《亚大纳西信经》*仍显得过于贫乏。“将被救者”一定会想,世间不仅所有这些事物,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物怎么都与常识和浅显的知识是相抵触的。

我记得,有很多同胞都坚守“圣典绝无谬误”的信条,我有理由认为,很多具有坚定而虔诚信仰的人、一些有学问的人,甚至一些智者也坚守该信条,这就是该信条引人注目的结果。但是,我要冒昧提一个疑问:会不会产生任何出类拔萃的人,他的能力和权威会被认为是超出其所在教派(或曰“神学圈”)的界限。正相反,竭力为该信条辩护的人,现在正致力于以“神的灵感”的名义传播神的声音,接着要人们去坚信圣典文献中所写几乎是绝无谬误的,同时他们又小心翼翼地使圣典文献中的措辞不具有明确意义。他们要我们用某种“具有有限责任的灵感”来代替“完全灵感”。这里说的“有限”是指“为与科学批评的要求相一致而随时变动”。他们进到这里又即刻反转了。

这种帕提亚**战术***得以较巧妙地实施;但是,跟其他类似的行动一样,当面对强敌时太容易以惨败告终。人们自然会说,而且听上

* 基督教权威性的基本纲要之一,因为对三位一体教义提出最终的明确定义,《亚大纳西信经》在基督教教义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译注。

** 亚洲西部古国——译注。

*** 即用骑射手引诱敌方重装骑士出战,利用速度上的优势对敌骑士进行杀伤——译注。

去很在理，即《圣经》除了教人以伦理和宗教信仰别无其他。人们还说，《圣经》在其他方面的论说只是附带之言。还有一种似乎有理的说法，即渗入人脑的灵感一定遭受了某种谬误的污染；又，不管多么地不愿意，你必须承认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任何错误都归咎于人的非纯洁性。

但是，圣典的教义辩护文作者是怎么知道，圣典作者想教人什么、不想教人什么呢？纵然他们的权威局限于信仰和道德方面，那么谁准备否认造夏娃的故事、因受会说话之蛇的影响而犯错的故事、关于洪水灭世和恶魔传说的故事，这些对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已经施加了且仍在施加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呢？正是那些提出这种托辞的圣典的教义辩护文作者不懈地声称：道德律法的神威是道德体系唯一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旧约全书》首五卷中最重要的几段叙述都被证明是根本不值得去相信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认可其他未加以证实的关于某个不可能存在的人物的故事呢？如果《福音》作者在某个精神知识领域里，把虚构当作真理，把异教徒的迷信遗风当作宗教；那么我们怎么来保证他们在其他领域里做到绝无谬误呢？如果一定要承认“人的因素”已经远远超出早先以为是神威设定的界限，那么，为了不断地向发现王国进军，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为想象设定界限呢？

事实上，想为圣典绝无谬误的思想找托辞的人，无论他是什么人，都极为害人；恶意的言行不分对象，可见由诅咒带来的灾祸既伤及受害者也伤及施害者；而诅咒灾祸最为恶毒的形式就是主张圣典绝无谬误。当面对舆论压力时，各个司铎团体和各个哲学学派往往会从难以防守的阵地上退下来；而一本圣典的不散阴魂会顽固地充斥其表白，这种情况一直要维持到它失去生命力的那一刻，届时它只能起到一种障碍物的作用，这就是圣典的不散阴魂绝妙的表现。哪里盛行圣典崇拜，哪里就有偏执和残酷。圣典崇拜根深蒂固，无处不在，有时还粉饰作假，形形色色的教会主义与自由의思想和科学探索的精神格格不入。在那些视无知为邪恶之主要源头之一的人看来，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保持诚

实，是真正进步的一个条件；显然，无论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智力的角度来看，圣典崇拜必然走与所有别的崇拜一样的路。至于各种形式的圣典绝无谬误思想，无论是出自非神职人员的头脑还是出自牧师的头脑，这里有必要严厉重申：一定要毁灭(它们)。

本卷和后一卷*的诸篇文章，大多是为了从根本上在消除圣典绝无谬误影响的过程中尽一点力。除非我出了大错，这里引用的论点有力地证明了希伯来经典中有关神创造天地和洪水灭世的叙述仅仅是传说。还有，全部基督教经典，无论是含蓄的意思表达或是直率的叙述，都反复为恶魔世界的存在及活动举证，原始的基督教徒普遍认可这种证据。然而，他们根本无法做到心口一致地去表达其信仰。

我的文章多从反面来探讨问题。而关于“神学的演化”的那篇文章，则是从正面来探讨问题的。正如我想的，该文揭示了处于人类真正了解世界的早期阶段的古以色列宗教终结的原因。那时的古以色列宗教与其他文明程度相似的民族的宗教相比，在理性方面显得不多不少，在道德方面显得不好不差；该文写道，在预言时代的处于演化自然过程中的古以色列宗教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和道德纯正程度从未被超越。该文还写道，自公元1世纪预言精神诞生以来，基督教教义在其主线上的发展历程，总趋势是倒退的。基督教重新流行的预言理想逐渐地被犹太人的和希腊人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成果超越，预言理想埋在旧世界的迷信之下，圣餐仪式的祈祷逐渐地掺入了新宗教的异教氛围；到了中世纪的“信仰时代”，圣餐仪式的祈祷在凶猛的具有欺骗性的教义和盲目崇拜的习俗双重压迫下几近窒息。

收在本卷的文章的很多段落中，我使用了明白通畅的或者含蓄的语言来否认希伯来经典的，特别是基督教《圣经》首五卷的关于年代和依据的真实性。我的读者都是普通人，他们在这些经典的熏陶之下长大，即便在最近，他们仍受到教会法令的严格约束，无疑地，他们会对我的

* 指《赫胥黎论说文集》第4卷《科学和希伯来传统》和第5卷《科学和基督教传统》——译注。

这些文章感到震惊，也会感到诧异。世俗间的无助者和天真的人们常被提醒“从阅读《旧约》求得帮助”，无疑地，渴望获得可靠信息的人们总想在由那些助人者举办的宴会上觅到足够的健康食物。越发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圣餐面包中含有许多石子。例如，《旧约全书》首五卷的评注告诉学生，说是摩西(Moses)*根据存在于他那个时代的书面证据撰写或者编辑了《创世记》一书；说《出埃及记》是摩西撰写的，或者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的；说《利未记》一书即使不是摩西写的，那也是在他的监督下由受公认的学者编辑的；还说《民数记》是在摩西的直接监督之下写出来的；还说《申命记》收集了富有灵感的立法者的最后讲演，它由官方文书特别记录，该书现在所呈体裁出自约书亚(Joshua)**之手；还说这几种书有大量注释，以便于读者考证和辨明，这些注释出自后来的编者和修订者***。

我不敢说我对问题的看法是否有完全灵感的意思；我也不想问我对问题的看法是否以理性为根据。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天真的俗人一点都不明白，大批的享有盛名的圣典学者显示出了无可否认的能力和真诚，他们对以上每一个提问都拒绝回答，他们陈述《圣经》首五卷的来源，陈述各种与首五卷来源完全不相容的年代和依据的成分。在世的圣典学者中，没人敢对罗伊斯(Reuss)和威尔豪森(Wellhausen)、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和屈恩(Kuenen)的地位、影响力、权威置之不理，没人敢对他们粗暴无理；我甚至可以说，在世的圣典学者，毫无疑问还是具有科学头脑的人。这些人，还有许多跟他们一类的人，为解释这些困难且复杂的关于《旧约全书》首五卷来源之问题，致力于坚忍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总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一部刚出版的优秀著作，它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回答。恕我直言，

* 基督教《圣经》中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自其手——译注。

** 《圣经》中人物，继摩西之后的犹太人首领——译注。

*** 《牛津圣经教师手册》(The Oxford Bible for Teachers), “圣经研究助读” “Helps to the study of the Bible” 1893年新版, 第10页。